

## 冷筆熱心 —訪張讓

田新彬/報導  
93年7月台北

無視攝氏三十八度高溫與張狂的艷陽，作家張讓在七月炎炎夏日帶著孩子回到台北，一方面探望家人，一方面讓兒子生活在純中文的語境中，領受一些東方文化的薰陶。因為要待上整整一個月，臨行前張讓一再掙扎於要不要買一部手提電腦帶著。「後來想想，我是來度假、會朋友，與親人相聚的，幹嘛還要辛苦寫作，便打消了買電腦的念頭。」她笑著說。

還好沒買電腦，回台期間，大部分的時間她都在咖啡館與文藝界的朋友們高談闊論。她不停地丟出一個又一個尖銳的問題——文學的、文化的、出版的、美伊戰爭、兩岸關係、總統大選、全球化問題……朋友回答後，她又提出質疑，追根究底，咄咄逼人，不休不止。有時談得興起，竟忘了下一個約會，讓朋友們枯候。

「沒有辦法，這完全是性格使然。我從小就好辯，而好辯源於好奇。在海外，能這樣談的朋友不多，遇到問題，只好找一大推書來看，試圖找出合理的解釋，因此不管寫什麼都帶著抽象的味道，傾向問証和思辯。」她自我剖析。

也因為如此，她的作品關注面極廣，思考性很強，不隨俗，不應和，文字的基調一逕的高冷，絕少使用柔美的陰性語言。許多讀者還以為她是一個頭髮花白、戴著厚厚鏡片的老學究，卻不知這些份量頗重、承載著許多哲理的文章是出自一個身材瘦削，留著齊耳短髮，衣著素樸，「短腿近視身高五呎的小女子」。

在美國的家裡，張讓過著極其規律的讀寫生活。早餐時看《紐約時報》，接著開始讀書寫作，傍晚停筆一邊料理晚餐一邊聽新聞節目《事事關心》，星期六、日留給家人。一年全家度一次長假，兩年回台灣一次。「我過的簡直是比風乾板鴨更扁平的日子。」她自嘲道。

日子雖然看似單調，張讓的新書卻是一本接一本出版，而且本本札實，毫不含糊。上次回台灣，《中央日報》和《自由時報》副刊主編各約她寫了一個專欄，前者專門談書，後者自由發揮。一年期滿，兩個專欄分別結集為《和閱讀跳探戈》及《飛馬的翅膀》，於

去年由「大田」出版，並立刻進入《聯合報》讀書人版的「每週新書金榜」。這次回來，正趕上最新散文集《當世界越老越年輕》出爐。

在《飛馬》和《世界》兩本新散文集裡，張讓的關注又加上了政治時事。她質疑美伊戰爭是偽善的大帝國對付猙獰的小暴君，看到媒體一面倒的支持布希，她激憤得要拍桌子，卻只能坐下來冷靜地以一篇篇探討美國民主、市場經濟、自由、烏托邦的文章來取代上街頭吶喊。張讓說：「我還不至於犬儒，我的血還溫熱，我並沒有變成化石，還在演化。」

雖然大部分的作品都獲得好評，也得過《聯合報》及《聯合文學》小說大獎，但張讓內心其實是相當愧疚的。台大法律系畢業又取得密西根大學心理碩士學位的張讓說：「我完全沒有分擔養家的責任。」張讓的先生比爾是理論物理學博士，卻因為美國各大學紛紛裁減經費，教職不好找，不得不改行作電腦。張讓曾一度萌生停止寫作出去工作的念頭，卻被比爾阻止。他說：「我們兩人當中，至少要有一個人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。」使張讓感動不已。比爾是美國人，不會說中文，也完全看不懂中文，但張讓每有新書出版，他都會珍愛地捧在手中反覆細看，或唸唸書中的一些英文引文，喜不自勝。

一向排斥濫情，思路清晰，下筆冷靜，即使在最感動的時候，文字也壓抑平淡到近乎冷漠的張讓，說起十三歲的兒子友箏，便如同天下所有痴心的父母，有著掩飾不住的得意，即便是數落友箏的種種不是，嘴角也隱隱含笑，帶著慈母的寬容。且看她如何寫友箏：

「我和友箏好時騎在肩上爬在地上扭打角力，嘻哈笑鬧不知誰大誰小。真生起氣來就眼射飛彈口發核武，恨不得找《聊齋誌異》裡的陸判官來給他換心換腦。然後氣消了，又仁慈如觀音準備大施雨露，滿腔忠誠只等他驅使。」這樣坦然流露真情，在張讓其他文章裡是不常見到的。

張讓就住在與紐約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，九一一發生時，許多人都去加油買米，張讓卻只想到圖書館借書，因為她始終深信文學神聖，文學可以救命。也許就是這點無可救藥的浪漫，支持她不停地寫下去，而且無怨無悔。